

淮南鴻烈解卷之一

禮字

太尉祭酒許慎記上卷王元賓校梓

原道訓上

原本也本道根真包裹天地以歷萬物故曰原道因以題篇

夫道者覆天載地

道無形而大也

廓四方

廓張也

拆開

之極也言其遠拆讀

高不可際深不可測

際至也度深日測一日盡

也包裹天地稟授無形

稟給也授予也無形萬物之未形也皆生於道故曰稟授無形

也源流泉淳冲而徐盈混混汨汨濁而徐清

源泉之始所出也

涌也冲虛也始出虛徐流不止能所盈滿以喻於道亦然也

混讀曰骨也故植之而塞于天

地橫之而彌于四海施之無窮而無所朝夕

植立也塞滿也彌猶

絡也施用也用之無窮竭也無所朝夕盛衰

舒之頓於六合卷之不盈於一

東京大學  
東洋文化研究所所藏  
漢籍善本全文影像資料庫

書名 要略間詁一卷 明王元賓刊本  
撰者 漢 劉安 撰，漢 許慎 注  
卷 卷二十八  
內容分類 子-雜家-雜學-前漢  
索書號 倉石文庫.30260  
編號 3023400

[彩色首頁1](#)

[東洋文化研究所漢籍目錄 編號: 3023400](#)

[東洋文化研究所漢籍目錄所藏漢籍善本全文影像資料庫 索書號: 倉石文庫.30260](#)

[漢籍善本全文影像資料庫文本要略間詁一卷 明王元賓刊本](#)

版權所有: [東京大學](#) [東洋文化研究所](#)

[使用上的注意事項](#)



淮南鴻烈要畧間詁卷之二十八

太尉祭酒許慎記上蕃王元賓校梓

要畧凡鴻烈之書二十篇畧數其要其所指序其微妙論其大體

夫作為書論者所以紀綱道德經緯人事上考之天下  
揆之地中通諸理雖未能袖引玄妙之中才繁然足以  
觀終始矣。惣要舉凡而語不剖判純樸靡散。大宗純樸  
也大宗則為人之惛惛然弗能知也故多為之辭傳為  
事本也之說又恐人之離本就末也。故言道而不言事則無以  
與世浮沉言事而不言道則無以與化遊息。故著二十  
篇有原道有俶真有天文有地形有時則有冥覽有精



神有本經有主術有繆稱有齊俗有道應有汎論有詮  
言有兵畧有說山有說林有人間有脩務有泰族也原

道者盧牟六合盧牟由規模也混沌萬物象太一之容容太一之

一體也測窈冥之深以翔虛無之軫軫道也託小以苞

太守約以治廣使人知先後之禍福動靜之利害誠通

其志浩然可以大觀矣欲一言而寤寤時則尊天而保

真欲再言而通則賤物而貴身欲參言而寃則反物而

反情執其大指以內洽洽五藏藏瀆肌膚被服法則而

與之終身所以應待萬方覽耦耦百變也若轉丸掌中

足以自樂也倣真者窮遂終始之化贏埒有無之精贏

事也埒離別萬物之變合用死生之形使人遺物反已

皆仁義之間通同異之理觀至德之統知變化之紀說

符玄妙之中通迺造化之母也造化之母元初天文者所

以和陰陽之氣理日月之光節開塞之時列星辰之行

知逆順之變避忌諱之殃順時運之應法五神之常使

人有以仰天承順而不亂其常者也地形者所以窮南

北之脩極東西之廣經山陵之形區川谷之居明萬物

之主知生類之衆列山淵之數規遠近之路使人通迺

周備不可動以物不可驚以怪者也時則者所以上因

天時下盡地力據度行當合諸人則形十二節一月為



也以為法式終而復始歲終十二月始也轉於無極因循倣

依以知禍福操舍開塞各有龍忌中國以鬼神之事日忌北胡南越皆謂之

請發號施令以時教期使君人者知所以從事覽冥者

所以言至精之通九天也至微之論無形也純粹之入

至清也昭昭之通冥冥也乃始攬物物引類覽取攝撝

撝取也浸想宵類浸微視也宵物物之可以喻意象形

者乃以穿通窒滯決瀆壅塞引人之意繫之無極乃以

明物類之感同氣之應陰陽之合形埒之朕所以令人

遠觀博見者也精神者所以原本人之所由生而曉寤

其形骸九竅取象於天合同其血氣與雷電風雨比類

其喜怒與晝宵宵宵與晝並明審死生之分別同異之

節動靜之機以反其性命之宗所以使人愛養其精神

撫靜其鬼鬼不以物易已而堅守虛無之宅者也本經

者所以明大聖之德通維初之道埒畧衰世古今之變

以褒先聖之隆盛而貶末世之曲政也所以使人黜耳

目之聰明精神之感動樽流道之觀樽止也流道攷散也節養性

之和分帝王之操列小大之差者也主術者君人之事

也所以因作任督責使群臣各盡其能也明攝權操柄

以制群下提名提挈責實考之參伍所以使人主秉數

持要不忘喜怒也其數直施而正邪外私而立公使百

淮南子 卷之二十一

稱者破碎道德之論差次仁義之分畧雜人間之事總

同乎神明之德假象取耦以相譬喻斷短為節以應小

具所以曲說攻論應直而不賈者也賈齊俗者所以一

群生之短脩同九夷之風氣通古今之論貫萬物之理

財制禮義之宜譬畫人事之終始者也譬道應者攬撥

遂事之蹤追觀往古之跡察禍福利害之反考驗乎老

莊之術而以合得失之勢者也况論者所以箴縷絲繚

之間絲繚也戡捩兜齶之郤也戡節也捩塞也接徑直施

施以推木漢而兆見得失之變况齶錯梧也所以使人不

妄汲於勢利不誘惑於事態有符矚睨兼藉時世之變

而與化推移者也詮言者所以譬類人事之指解喻治亂

之體也差擇微言之取詮以至理之文而補縫過失之闕

者也兵畧者所以明戰勝攻取之數形機之勢詐譎之變

體因循之道操持後之論也持後者不敢為所以知戰陣

分爭之非道不行也知攻取堅守之非德不強也誠明其

意進退左右無所擊危乘勢以為資清靜以為常避實就

虛若驅群羊世所以言兵也說山說林者所以窺窳窳鑿百

事之壅遏而通行貫萬物之窒塞者也假譬取象異

類殊形以領理人之意解墮結紉說捩捩困捩也下而以



明事埒事者也。埒也。兆人間者是以觀禍福之變。察利害之反。鑽昧得失之跡。標舉終始之壇也。標末也。敷陳存亡之機使人知禍之為福。亡之為得。成之為敗。利之為害也。誠喻至意則有以傾側偃仰。世俗之間而無傷乎讒賊。整毒者也。脩務者所以為人之於道。未淹味論未深見其文辭。反之以清靜為常。恬淡為本。則僻墮分學。縱欲適情。欲以偷自佚而塞於大道也。今夫狂者無憂。聖人亦無憂。聖人無憂和以德也。狂者無憂不知禍福也。故通而無為也。與塞而無為也。同其無為則通。其所以無為則異。故為之浮。稱流說其所以能聽。所以使學者孳孳以自幾。



幾也。泰族者橫八極。致高崇。上明三光。下和水土。經古今之道。治倫理之序。總萬方之指。而歸之一本。以經緯

治道。紀綱玉事。乃原心術。理情性。以歸清平之靈。鑄澄

澈神明之精。澄清也。澈澄別清濁也。以與天和。相嬰薄。嬰繞抱也。所以

覽五帝三王。懷天氣。抱天心。執中舍和。德形於內。以若

凝天地。發起陰陽。序四時之正。流方綬之斯寧。推之斯

行。乃以陶冶萬物。遊化群生。唱而和。動而隨。四海之內

一心同歸。故景星見。景星在月之旁。則助月之明也。祥風至。風不鳴黃

龍下。鳳巢列樹。麟止郊野。德不內形。而行其法。籍用制

度。神祇弗應。福祥不歸。四海弗賓。兆民弗化。故德形於

度。神祇弗應。福祥不歸。四海弗賓。兆民弗化。故德形於

內治之大本。此鴻烈之泰煥也。鴻大也。烈功也。凡二凡屬書者。所以窺道開塞。庶後世使知舉錯取舍之宜。適外與物接而不眩。內有以處神養氣。宴煥至和而已。自樂所受乎天地者也。故言道而不明終始。則不知所做。依言終始而不明天地四時。則不知所避諱。言天地四時而不引譬援類。則不識精微。言至精而不原人之神氣。則不知養生之機。原人情而不言大聖之德。則不知五行之美。言帝道而不言君事。則不知小大之衰。言君事而不為稱喻。則不知動靜之宜。言稱喻而不言俗變。則不知合同大指。言俗變而不言往事。則不知道德之應。知道德而不知世曲。則無以擬萬方。知汜論而不知詮言。則無以從容。通書文而不知兵指。則無以應卒。已知大畧而不知譬諭。則無以推明。事知公道而不知人間。則無以應禍福。知人間而不知脩務。則無以使學者勸力。欲強省其辭。覽物其要。弗曲行區入。則不足以窮道德之意。故著書二十篇。則天地之理究矣。人間之事接矣。帝王之道備矣。其言有小有巨。有微有粗。指奏卷異。各有為語。今專言道。則無不在焉。然而能得本知末者。其唯聖人也。今學者無聖人之才。而不為詳說。則終身顛顛乎混溟之中。而不知覺寤乎昭明之術矣。今



易之乾坤足以窮道通意也。八卦可以講吉凶。知禍福。矣。然而伏羲為之六十四變。卦伏義示其象周室增

以六爻。周室謂文王也所以原測淑清之道。而擔逐萬物之祖

也。夫五音之數。不過宮商角徵羽。而五弦之琴。不可鼓

也。必有細大駕和而後可以成曲。今畫龍首。觀者不知

其何動也。具其形則不疑矣。今謂之道。則多。謂之物。則

少。謂之術。則博。謂之事。則淺。推之以論。則無可言者。所

以為學者。固欲致之不言而已也。夫道論至深。故多為

之辭。以抒其情。萬物至衆。故博為之說。以通其意。辭雖

博。卷連。便絞。紛紜。援所以泚汰。滌蕩。至意。泚汰使之無

疑。端底。帶捲。擢而不散也。夫江河之腐。齒不可勝數。然

祭者。汲焉大也。一盃酒。白蠅。漬其中。疋夫弗嘗者。小也。

誠通乎二十篇之論。睹凡得要。以通九野。九野八方徑

十門。八方上外天地揮山川。揮屏去也。其於道。遙一世

之間。宰匠萬物之形。亦優游矣。若然者。挾日月而不姚

挾。至也。姚。光也。潤萬物而不耗。曼兮。兆兮。足以覽矣。藐

兮。浩浩。曠曠兮。可以游矣。文王之時。紂為天子。賦飲無

度。戮殺無止。康梁沉湎。宮中成市。康梁耽樂也。沉湎。酒

酒也。成市。言集者多。作為炮烙之刑。剗諫者。剔孕婦。天

下同心而苦之。文王四世。累善。太王。王季。文王。武王。凡

四世也。脩德行義。處岐周之間。地方不過百里。天下二  
垂。歸之文王。欲以卑弱制強暴。以為天下去殘除賊。而  
成王道。故太公之謀生焉。太公謂周陳陰符兵謀也。文  
王業之而不卒。武王繼文王之業。用太公之謀。悉索薄  
賦。薄少也。賦兵也。躬擐甲冑。擐貫着也。以伐無道而討  
不義。誓師牧野。以踐天子之位。天下未定。海內未輯。武  
王欲昭文王之令德。使夷狄各有其賄。來貢。遠遠未能  
至。故治三年之喪。殯文王於兩楹之間。殯大斂也。兩楹  
西柱之間。賓主夾之。以俟遠方。武王立三年而崩。成王  
在襁之中。未能用事。蔡叔管叔輔公子祿父。祿父紂  
之兄子。周封之。以為殷後。使管蔡監之也。而欲為亂。周

公繼文王之業。持天子之政。以股肱周室。輔翼成王。懼  
爭道之不塞。臣下之危上也。故縱馬華山。放牛桃林。敗  
鼓折抱。搢笏而朝。以寧靜王室。鎮撫諸侯。成王既壯。能  
從政事。周公受封於魯。以此移風易俗。孔子脩成康之  
道。述周公之訓。以教七十子。使服其衣冠。脩其篇籍。故  
儒者之學生焉。墨子學儒者之業。受孔子之術。以為其  
禮煩擾而不悅。悅易也。厚葬靡財。而貧民。服傷生。而空  
事。故背周道。而用夏政。禹之時。天下大水。禹身執藁垂  
以為民先。別河而道九岐。別洩去也。九岐河水播岐為



鑿江而通九路。江水通則為九辟五湖。使水辟人而相從也。

定東海。當此之時。燒不暇擯。擯非去也。濡不給乾。乾其

死陵者。塋陵死澤者。塋澤。故節財薄塋。閑服生焉。齊桓

公之時。天子卑弱。諸侯力征。南夷北狄。交伐中國。中國

之不絕如綫。綫日絲也。齊國之地。東負海。而北鄆。河地

狹田少。而民多智巧。桓公憂申國之患。苦夷狄之亂。欲

以存亡。繼絕。崇天子之位。廣文武之業。故管子之書。生

焉。齊景公內好聲色。外好狗馬。獵射亡歸。好色無辯。辯

別也。作為路寢之臺。族鑄大鍾。族聚也。撞之庭下。郊雉

皆鳴。大鍾聲似雷。震雉應而鳴也。一朝用三千鍾。鐘

鍾十斛也。贖賜也。一朝賜群臣之贖三萬斛也。梁丘據

子家。喻道於左右。二人者公臣也。尊諫也。故晏子之諫

生焉。晚世之時。六國諸侯。谿異谷別。水絕山隔。各自治

其境內。守其分地。握其權柄。擅其政令。下無方伯。上無

天子。力征爭權。勝者為右。恃連與國。恃怙連與之國。約

重致剖信。符結遠援。以守其國家。持其社稷。故縱橫脩

短生焉。申子者。韓昭釐之佐。韓晉別國也。地墮民險。而

介於大國之間。晉國之故禮未滅。韓國之新法重出。先

君之令未收。後君之令又下。新故相反。前後相繆。百官

背亂。不知所用。故刑名之書生焉。秦國之俗貪狼。狼荒也。

強力寡義而趨利。可威以刑而不可化以善。可勸以賞  
 而不可厲以名。被險而帶河。四塞以為固。地利形便。畜  
 積殷富。孝公欲以虎狼之勢。而吞諸侯。故商鞅之法。生  
 焉。若劉氏之書。淮南王自謂也。觀天地之象。通古今之  
 事。權事而立制。度形而施宜。原道之心。合三王之風。以  
 儲與苞洽。儲與猶攝業。苞洽廣大也。玄眇之中。精搖靡  
 覽。楚人謂精進為精。搖靡小皆覽之。棄其珍。挈楚人謂  
 澤濁為珍。挈也。斟其淑。靜以統天下。理萬物。應變化。通  
 殊類。非循一跡之路。守一隅之指。拘繫牽連於物。而不  
 與世推移也。故置之尋常。而不塞。布之天下。而不窳。窳  
 無也。希之天下。雖大不窳也。



淮南鴻烈要畧間詁卷之二十八 終





東洋  
研究  
會  
圖書